

真情动物小说

雨林家踪

沈习武 著

光芒不给雌虎反击的机会，不等雌虎扑讨
就再次迎了上去，它庞大的身躯像一堵不
横在丁教授、岩波和雌虎之间……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真情动物小说

雨林象踪

沈习武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沈习武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林象踪 / 沈习武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13.9

(真情动物小说)

ISBN 978-7-5505-0524-7

I. ①雨…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204 号

出版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王德杰

责任编辑：李玉芝

封面设计：林 洋

责任校对：金 琦

责任印制：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7375 0411-83621075

传真：0411-83610391

网址：<http://www.dlmpm.com>

邮箱：wdj@dlmpm.com

印 刷 者：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0mm×220mm

印 张：10

字 数：80 千字

出版时间：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0524-7

定 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残暴的屠杀	1
第二章 大象孤儿	15
第三章 顽皮的光芒	24
第四章 初试锋芒	31
第五章 大象捉贼	42
第六章 饥饿的豹子	49
第七章 破桥遇险	62
第八章 愤怒的光芒	74
第九章 荒野的呼唤	91
第十章 浴血搏斗	101
第十一章 捕兽夹子	112
第十二章 陷阱	122
第十三章 击败对手	130
第十四章 强者的较量	137
第十五章 丛林虎啸	146



第一章 残暴的屠杀

>>

猎手已经离开，枯树、幸运和豁耳还倒在水中，在月光下，它们就像三块灰白色的巨石，被流水缓缓冲刷着；葱白和玉石的象牙已被取走，场面极其血腥。



茂密的树林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通道上到处都是大象留下的巨大的脚印。这条林间小道叫象道，也就是大象走的道路。通道上不时出现一些大象的粪便，有的已经被晒干，成了一个个干粪饼；有的外部变干里面还很潮湿，看得出是不久前大象留下的。此时，在这条象道上有三个人正鬼鬼祟祟地向前走，他们是三个经验丰富的猎手，都带着枪。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像嗅到猎物气味的猎狗，沿着象道匆匆向前追赶着。

到达一个小坡时，走在最前面的猎手停了下来，弯下腰，手伸向一堆看上去比较新鲜的大象粪便。他捏了一些粪便，拇指和食指轻轻搓着，放到鼻前嗅了嗅：“它们今天早上从这儿经过，估计现在就在这一带活动。”说着，他把手指在身旁的树干上抹了抹，兴奋地向前追去，他的两个同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穿过一段弯弯曲曲的象道，翻过两座小山，一条浅浅的小河出现在他们面前。在小河的拐弯处河水稍深，岸边密布着大象蒲扇大的脚印。走在前面的猎手站住了，小心地察看了一下四周，示意他的两个同伙注意警戒，自己朝着小河的

拐弯处走去。他像一只正在觅食的猎豹，到了小河的拐弯处悄然站住，鹰眼一般犀利的目光看向小河对面通向密林深处弯曲的象道。判断了一下风向后，他伸出手指动了一下，示意两个同伙过去。

他们简短地交流了一下，便迅速分散开来，隐蔽在小河拐弯处的高坡上。他们的藏身地在下风处，象群如果从对面的密林中走出来，很难嗅到他们的气味，而且他们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在这儿伏击大象，地形对他们非常有利。他们就像滚落在草丛中的石块一样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河对岸那条若隐若现的象道。他们从事偷猎行当已经有好几年了，对付这些无辜的动物的手段非常残忍。

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目光死死地盯着如同掉了色的带子一般的幽暗的象道。此刻，他们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心里极度兴奋，他们竭力压抑住这种兴奋，等待着象群的出现。

夕阳像掉进了糖浆中的蛋黄在缓缓地下沉，树林上空溢满了霞光，暮色像一缕灰色的轻纱悄悄遮住象道，树林变得朦胧。这时，一阵扑踏扑踏的、如同一阵杂乱沉闷鼓点的脚步声，伴随着树木被碰撞的哗哗声，从象道方向传来。不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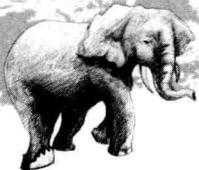


头高大的母象渐渐走出象道，来到树林外。这头母象叫枯树，它灰色的皮肤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就像老树干裂的枯树皮。它是这个象群的雌性首领。紧跟在枯树身后的是一头十岁的雄象，名叫葱白，两根长牙像刚剥了皮的葱白一样亮泽光滑。对亚洲象来说，葱白即将成年，作为雄象，它很快就将离开象群独自生活，或者与别的年轻雄象组成小团体共同生活。也许是迫切地想彰显自己的实力，它总是想走到枯树的前面，然而迫于枯树的威严只好极不甘心地跟在枯树身后。跟在葱白身后的是比葱白小两岁的玉石。玉石也是一头雄象，两根长牙像白玉一样秀润细腻。它大概知道在力量上比不过葱白，唯恐冒犯了它一般，始终与它保持一个身体的距离，葱白停下时它也停下，葱白急着向前走时它也紧跟着向前走。走在玉石后面，稍拉开一点儿距离的是葱白的妈妈——豁耳，它的左耳上有一个很大的豁口。作为成年象，豁耳对葱白和玉石的表现显得见怪不怪，它不急不缓地走着，时不时倾听着周围的动静。跟在豁耳身后的是玉石的姨妈——幸运，在它还是一头幼象时，因为贪玩远离了象群，遭到老虎的袭击，幸亏家族成员及时赶到，它才幸运地活下来。

走在幸运身后的是很不安分的光芒。光芒是一头雄象,还不到两岁,象牙如同种在泥土中还没发芽的种子,还没有长出来。作为还处在童年期的小象,光芒很淘气,小鼻子不时去够幸运不停摇摆的尾巴。走在象群最后的是光芒的妈妈——芭蕉(它是在一棵野芭蕉旁出生的)。芭蕉是这个象群的警卫象,除了要照顾年幼的光芒外,在象群觅食和迁移时,它不是走在象群的最前面就是走在象群的最后,为象群警戒,保障象群的安全。这次迁移,枯树负责开路,芭蕉负责断后。芭蕉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并不时督促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的光芒跟上象群。

走出象道,没有了树林的庇护,枯树停下脚,打量着四周,伸长鼻子嗅着空气中的气味。看到哗哗流淌的河水,葱白大概忍不住了,想冲向河边,枯树一甩鼻子抽在葱白的脑门上,葱白被迫站住了,有些不满地低声叫着。本来有些蠢蠢欲动的玉石见葱白挨了打,也老老实实地站住了脚。豁耳和幸运像枯树一样伸长鼻子仔细嗅着,它们也在搜集周围可疑的气味。芭蕉察看着四周,不时侧耳听着。

三个猎手一动不动,目光像被风吹旺的烧红的木炭一



样，闪耀着贪婪的光芒，他们的手指像钢钩一样，箍在猎枪的扳机上。他们屏住呼吸，极有耐心地等待着。

象群在上风处，三个猎手在下风处，象群没有嗅到三个猎手的气味。三个猎手极有经验，没有发出任何可疑的声响。枯树又嗅了嗅，倾听了一会儿，便迈开步子向河边走去。警戒解除了，葱白按捺不住兴奋冲向河边，站到河水中，鼻子吸满水然后像喷泉一样喷向空中。玉石紧跟着葱白冲到河水中，也吸了一鼻子的水向葱白挑衅一般奋力喷向空中。枯树迈着滞重的步子，不紧不慢地朝河边走来，豁耳和幸运不急不忙地跟在枯树的身后。见葱白和玉石快活地喷水玩耍，光芒也兴奋地叫唤着冲到河边，鼻子吸满水胡乱喷着。芭蕉并没有放松警惕，它跟在光芒的身旁，长鼻子依然在空中搜集周围的气味，小锅盖一样的大耳朵轻轻扇动着搜集周围的响声。作为警卫象，象群休息和玩耍时，也正是它履行职责时。

象群进入猎杀的范围，领头的猎手瞄准了葱白。“砰——”的一声枪响了，子弹打中了葱白的左耳部。“哟——”葱白一声惨叫，高高举起的鼻子像突然失去了支撑力的橡皮管子，猛然坠了下来，吸在鼻子里正准备喷出的水哗哗泄了出来。

葱白的身体踉跄了一下，它大概努力想站稳，可是身体在刹那间失去了控制，像一堵墙一样轰然倒在水中，溅起一大片水花。一股血从葱白的左耳处涌了出来，在河水中慢慢散开，就像一匹泡在水中的红绸。葱白的身体不时抽搐着，鼻子不停地蠕动着。本来安详地迈着步子的枯树，在听到枪声的刹那，惊恐地大吼一声，向象群发出警报，提醒象群处于危险之中，并本能地转身想逃跑。

在葱白中弹倒进水中的瞬间，玉石被吓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左耳处血水像红色的温泉一样汩汩向外涌的葱白，它大概不明白，刚才还得意洋洋地喷着水的葱白，怎么突然之间倒在了水中。听到枯树的吼声，玉石才恍然大悟一般吓得扭头就跑。可是，不等它逃离小河，另一个猎手的子弹已经射了过来。不过，子弹没有打中玉石的头部，而是打在了它的腹部。“哟——”玉石痛得尖叫着，顾不上转脸看一眼是谁偷袭了自己，没命地向岸边奔去。玉石的前脚刚踏上岸，又一颗子弹射了过来，正好射在它的左后腿上，玉石忍不住疼，左后腿一软，跌在岸边。

在枯树发出警报时，豁耳和幸运本能地转身逃跑。可是，



当发现葱白中弹倒在水中时，豁耳迈出的脚收了回来，接着它发了疯一般冲向葱白。葱白一半的身体没在水中，血还在不停地从弹孔处往外涌。豁耳冲到葱白身旁，大声吼叫着，伸长鼻子去拽葱白的鼻子。葱白的鼻子被拽了起来，可是豁耳的鼻子刚一松开，葱白的鼻子“嘭”的一声滑落水中。豁耳又一次卷起葱白的鼻子，可刚一松开，葱白的鼻子再一次滑落水中。豁耳用前脚去拱葱白的身体，想把葱白扶起来，可是，葱白那大得像条小船的身体只是被豁耳推得在水中移动了下位置，根本站不起来。豁耳不停地叫唤着，用鼻子拉扯着葱白，用脚推拥着葱白，想让葱白站起来，可是，葱白左耳弹孔处流出的血越来越少，颜色越来越深，身体渐渐连抽搐都停止了。

豁耳站在葱白身旁哀嚎着，悲怆的吼声从河边一直传进密林深处……

在求生的本能下，玉石挣扎着吃力地站起来，踮着左后腿艰难地想向前迈步。可是，没等它移动脚步，又有一颗子弹射了过来，射在了它的臀部。玉石失声惨叫着，右后腿忍不住一软，再次跌坐在地上。玉石嚎叫着，竭力想站起身。

在听到枪声的刹那，枯树本能地想转身逃跑，可是当听到玉石的嚎叫声、看到玉石跌坐在地上时，它放弃了逃跑的念头，朝着玉石直冲过去。枯树径直冲到玉石的身后，垂下鼻子吃力地托住玉石的臀部。此时的玉石正想竭力站起来，在枯树的帮助下，它的后腿终于趔趄趔趄地直立了起来。玉石的身体晃了几晃，刚站稳，枯树的鼻子又伸了过来。枯树用鼻子使劲推着玉石往前走。又有一颗子弹射了过来，射在了枯树的腰部，枯树痛得身体一颤，偏过头愤怒地吼叫了一声。没等枯树看清偷袭者的藏身处，又有两颗子弹射了过来，一颗射在它的腹部，一颗射在它的左前腿上。枯树疼得踉跄了一下，身体晃了两晃，勉强站稳。枯树吼叫着，用鼻子使劲推着玉石。在死亡的威胁下，玉石忍着疼痛，哼叫着匆匆向河岸旁的树林奔去。就在玉石刚离开河岸几米远的距离时，又有几颗子弹射了过来，由于枯树挡在玉石身后，子弹全射在了枯树身上，其中一颗正好射中枯树的心脏。枯树长嚎了一声，喷出一口血，身体晃了晃。枯树竭力想站稳，可是它的力气似乎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抽走，它再也支撑不住了，四肢一软跪在水中，血如同溃堤的河水一般顺着伤口向外涌……



玉石一歪一扭地拼命向前奔跑着。

“别让那头公象跑掉！”领头的猎手从藏身处站了起来，冲向河边。他端起枪，射向正在蹒跚逃跑的玉石。子弹打在玉石右后腿的关节处，玉石再次跌坐在地上。又有一颗子弹射中了玉石的左前腿，玉石吼叫着，奋力挣扎着，可是它再也无法站起来。

已经跑出十多米远的幸运，听到枯树的吼叫声禁不住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跪卧在水中身上鲜血淋漓的枯树，看着冲出来的面目狰狞的猎手正在逼近玉石，突然失去了理智一般冲向追到河对岸的领头的猎手。它愤怒地吼叫着，鼻子高高举起，用尽全力奔跑着。它的脚踏在河边的泥滩上，泥滩上留下一行深浅不一的脚印；它的脚踏进水中，缓缓流动的河水在它的脚下分散开。它奔跑着，毫无畏惧地迎着端着枪的猎手冲了过去。可是，没等它冲过小河，几颗子弹同时射向了它，如同几把刺刀刺进了它的身体，尽管身体阵阵剧痛它也没有停下来，依然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又有几颗子弹射了过来，其中一颗射中了它的心脏，另一颗射中了它的脑袋。顿时，它的意识变得模糊，尽管与端着枪的猎手近在咫尺，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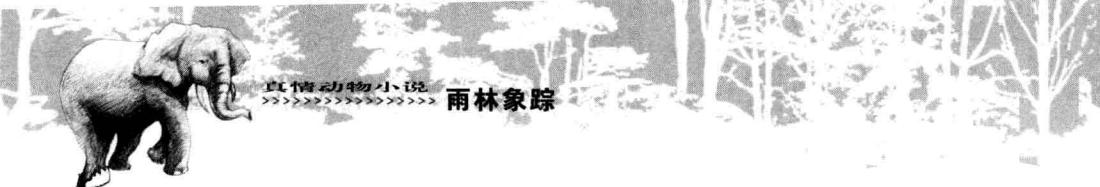
它的脚再也没有力气向前迈。它像一辆失去动力的汽车一样停了下来，几秒钟后一头栽在离小河对岸仅一尺来远的地方。大股的鲜血从它的嘴中、鼻子里、伤口处涌了出来，它的周围一片鲜红，一片刺眼的红。

另两个隐藏的猎手也站了起来，端着枪朝着河边走来。

还在围着葱白不停打转，试图用鼻子和脚帮助葱白站起来的豁耳，大概被枯树和幸运的死震惊了，它不再围着葱白转来转去，突然发疯一般冲向持枪的猎手。可是它只冲出几步远，就被一阵疯狂的子弹射中了，它像幸运一样栽在小河中，眼睛睁得大大的。渐渐地，它的眼睛失去了神采，偶尔还在抽搐的鼻子也像一截橡胶软管沉到水中。

“我们本来只想杀那两头长牙的公象，是你们找死，朝我们枪口上撞的！”领头的猎手走到水边，踢了幸运的脑袋一下，踏进水中，朝着对岸蹚去。他的两个同伙跟了过去。

在葱白被子弹射中的时候，有一颗子弹射穿了光芒的右耳。年幼的光芒受了惊吓，像被马蜂蛰了眼睛的孩子一样，尖叫着逃向树林。护子心切的芭蕉立刻追了过去，在追赶的过程中有两颗子弹射在芭蕉的背部。枪声让芭蕉变得恐惧，背



部的疼痛更加剧了这种恐惧，它追着光芒头也不回地逃进树林深处。

光芒逃进树林，直到感觉没有危险时才惊恐未定地站住脚。芭蕉追了过来，顾不上背部的疼痛，用鼻子轻轻地抚摸着光芒。光芒渐渐安定下来，站在芭蕉身旁不安地看着小河的方向。从小河的方向不断传来枪声，每一声枪响光芒的身体都忍不住一颤。枯树愤怒的吼叫声传来，幸运的吼叫声传来，豁耳的吼叫声传来，但是它们都不是在呼救，而是在怒吼。当这些怒吼声传来时，芭蕉本能地想冲到河边，可是它刚要离开，光芒又不安地叫起来。作为母象，芭蕉知道，把光芒独自留在树林中是危险的，它努力压抑住冲出去的冲动，留在了光芒的身旁。枯树、幸运和豁耳的吼叫声消失了，玉石还在吼叫着。这是求救的叫声，是一只未成年象遇到了危险向同伴求救的叫声，这种叫声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拴在芭蕉的心上，让芭蕉禁不住想冲过去。可是芭蕉一离开，光芒又叫了起来。对芭蕉来说，光芒的叫声同样牵动着它的心。芭蕉既放心不下玉石，又放心不下光芒，就在它犹豫不决时，又一声枪响，玉石的叫声彻底消失了。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啾——”芭蕉叫了起来，叫完后侧耳凝听着，没有听到它期望的回应声。

“啾——”芭蕉再次叫了起来，周围依然是静悄悄的。

光芒紧紧偎依在芭蕉的身旁。当它绷紧的心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松弛下来时，它钻到芭蕉的腹部寻找乳头。芭蕉没有理会光芒，依然凝听着，依然没有听到它期望的回应声和熟悉的脚步声。

夜色渐渐暗了下来，芭蕉还是没有等到象群那熟悉的吼叫声和脚步声，它非常不安，慢慢朝小河边走来。光芒情绪稳定下来，紧紧跟在芭蕉的身旁。离小河愈来愈近，到处都是刺鼻的血腥味，芭蕉紧张起来，再一次吼叫没有得到回应后，它踟蹰(chí chú)了一会儿继续向前走。光芒可能也对血腥味感到恐惧，寸步不离地跟在芭蕉身边。

芭蕉忐忑不安地走出树林，眼前的一切使它彻底愣住了：猎手已经离开；枯树、幸运和豁耳还倒在水中，在月光下，它们就像三块灰白色的巨石，被流水缓缓冲刷着；葱白和玉石的象牙已被取走，场面极其血腥。“啾——”芭蕉悲愤地嚎